



## 没有明晰之前

◎穆梁

一只只花猫,从小道上走过  
它们去约会,或去预测  
它们有它们的本事

爱澎湃了一下,已日过晌午  
花儿一朵接一朵地开  
最初开的,是雪花  
在接桃花的路上,花猫  
摇着彩虹的尾巴

小小的人世间啊  
我要攒下足够多的花开  
才能让缤纷、绚烂,这些形  
容词  
在没有明晰之前  
和万物生长,奔赴,如花猫  
身体柔软地,踩着爱情的韵脚



## 叶的命运

◎汤凯燕

落叶很多很多,无人打扫,是  
来不及打扫,又或者故意不打扫,  
使金的红的绿的棕色的缀满小径,  
绚丽至极。

有风,时而柔和,时而迅猛。  
一阵风过,树纷纷扬扬下起了落叶雨,  
地面上的叶也身不由己地被席卷了往一个方向去。风似乎起着  
戏弄心思,它一会儿南风,一会儿北风,有时旋风。只见落叶刷刷  
刷,沙沙沙,被拨弄得颠三倒四。

若细细查看,每一片叶都有不同姿态、不同纹理、不同斑点,颜色  
深深浅浅、明明暗暗。但在狂风扫落叶中,它们的命运是相似的,谁  
也避免不了跌落被践踏的命运,在整体的衰颓中哪有个体的生机?

偶尔有一两片,幸运为人拾得,夹在书中,做了书签,不会被拾掇进垃圾箱,与千千万万同类一起  
焚毁。然而一旦脆裂了、碎了、无用了,仍不免是被丢弃的下场。

想春夏时节,它们一点点染绿了,深艳了,向着太阳伸展了全部的能量,以为会到那片蔚蓝的天  
海,却谁知它们的出生便是一场悲剧,生生世世,逃不脱的轮回。

人们踩着落叶过去,脚底嘎吱嘎吱,是落叶的哭泣。人们拍着落叶极美的颜色,是落叶吐尽的芳华。  
仍在树上的叶在瑟瑟发抖,它们因为知晓自己的命运,更有一种深切的悲哀。

又一阵风过,树上的叶和地面的叶又是哗啦啦的,这回它们仿佛在笑,笑我的多愁。仿佛说:“你  
又不是我们,何必居高临下、自以为是地同情?你哪知我们是快乐还是哀愁?”我也笑了,踩着落叶  
往前走,脚底迎着它们的私语,嘈嘈切切。



银杏如金

◎王尚

## 弹琴台上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上周末去韩国开会,前两年都是在线参会,今年总算等到入境政策放开。这是三年来第一次出国,甚至有些紧张。机场风景如旧,就是开门的商铺少了很多,游客数也大不如从前。我们到仁川后,跟随学校安排的人一路南行。先是走过漫长的跨海大桥,海面已结冰,在午后的光线里绵延铺展,仿佛还是方才空中见到的云海。随后路过始兴、安山、水原、龙仁、利川,抵达忠清北道的忠州,我已来过这里四次。沿途山中的植物多已枯凋,很像北京郊外的山色,公寓格局也与我国相似。每次到韩国,都有这种亦真亦幻的亲切感,不像在日本,始终知道那是异国,永远保持着距离。

这里的人情也熟悉,招待极周到,极重礼仪。次日上午,一位当地朋友趁着开会前带我们去看忠州本地的古迹弹琴台。外面飘着干燥的雪珠,竟赶上了这里的初雪。看韩剧知道,他们非常看重初雪,认为恋人应该在这一天相聚,并且能永远幸福。据地志记载,忠州在汉阳东南三百里,是所谓京城藩障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,地处朝鲜中央,如中国的荆州。“本高句丽国原城,新罗取之,真兴王置小京,徙贵戚子弟及

六部豪民以实之。景德王改中原京,高丽太祖二十三年改今名。成宗二年置牧。十四年置节度使,号昌华军,隶中原道。显宗三年废为安抚使,九年定为八牧之一。高宗四十一年升为国原京,后还为牧。”(《东国舆地志》)忠州在高句丽时期为国原城,后为新罗所取,改称中原京,高丽时期改称忠州,朝鲜时代沿袭其制,朝鲜世祖时期置镇。新罗时期首都在庆州,为与高句丽等北方势力对抗,故在南汉江南侧的忠州设置副都中原京,以作防卫。

忠州水路发达,南汉江穿过境内,水路便于往来,朝鲜时代的京师士大夫多居于此。南汉江即汉江的上游,支流众多,有源出俗离山的达川,蜿蜒九遥八曲而至今日忠州市内,与清风江合流。两川合襟处有月落滩,又有一座小山,“苍壁斗绝,松栎森郁”,传说为新罗时乐圣于勒仙人弹琴处,因此叫弹琴台。于勒原为伽倻国乐师,伽倻国王嘉悉仿唐筝造十二弦琴,命于勒制十二曲,名曰伽倻琴。后来于勒知伽倻国将乱,携乐器投新罗,馆于国原。据说于勒后来仙去,昔人至忠州,纪行诗文里都少不了歌咏其事,“于勒弹琴处,台空草树荒。烟波愁晚暮,云日送苍凉”等等。

万历二十年(1592),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日军占领釜山,随后进攻至忠州。名将申砬受命负责庆尚、全罗、忠清三道防务,在弹琴台布置骑兵,背靠南汉江,鼓舞士兵背水一战。但当时朝日军队装备悬殊,朝鲜一方惨败,“人争投水,流尸蔽江”。申砬也自杀身亡,朝鲜宣祖不得不退往平壤避难,因有“呜咽弹琴台下水”之说。而今弹琴台松林依旧,山顶一座新修的小亭,登高眺望远山与江流,虽已听不见碧波间的琴音鬼哭,但抚读附近所立碑文,也不免低回感慨。

当日午后开会至黄昏,夜里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,国内已不常见的老式鲁菜做法,味道很好,还喝到了烟台的白酒。饭后老师带我们去另一家小酒馆喝浊米酒、吃明太鱼干,可惜周一一大早要赶回仁川,没有多饮。十点多散去,朦胧明月在高天,突然非常不舍,这过于短暂的欢聚,这未能归乡却如故乡一般的热情,我爱这一切。

周日夜已顺利回家,金泽也一切都好,匆匆补完旅中的信给你寄去,年前盼你多写几封来。这里天已很冷,不知故乡如何?

松如  
仲冬十三日

## 等待与放弃

◎朱朱

看中一款绿色的外衣,因为纠结大一码宽松还是小一码合身一直没有下手,这件衣服一直在购物车里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天,仿佛是媳妇熬成了婆般应季等到了过季,最终没有买。购物车里还有许多这样的物品,因为纠结颜色或是款式,要么就是不舍得兜里的银子,它们就一直没有从数字世界走出来转为实物。

东西跟人和事都是一样的,向往总是太多,但一天就只有24小时。首先为了谋生要做该做的事,还得吃饭和睡觉来维持体力,为了完成社会角色去负责任、尽义务,假如幸运的话,会留一点点空间去追

寻喜爱的东西。但是喜爱的东西总是太多,公众号里没来得及看的文章跟床头的书一样越堆越多,觉得总会有一天能看完、能读完,然后收获满满的感悟。

现实总是残酷,灰尘落在床头、落在书上,也落在心头,总有事情让人疲累成为羁绊。不要相信只要想做一件事任何时候都不会晚这样的鬼话,人会一天天老去,彻夜长谈的时光只属于年青时代。从前醉酒只需一夜的代谢便可烟消云散,现在熬一个晚上需要缓一个礼拜甚至更久。于是,我们混沌在俗事里,想实现的各种梦跟各种颜色和尺码的商品一样一直在购物车里等待。



年轻时追梦只需热情和执着的精神,年老时重新拾起梦光有热情没用,需要足够的钱维持几十年筑起的系统正常运转,还得豁得出去用点灯熬油般的消耗去透支健康。

有时候等待就意味着放弃。没有一个人和一件东西会永远在原地等待。商品会下架,人会离开。假如不想让自己因为不作为而觉得颓废和伤感,想做一件事马上就去做。不能贪多,一样一样来,才华和机会一样,给得多、有得选未必是好事,都想利用起来需要的能力成本会更多。“梦想总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”这样的话如同勾人的妖精,让人心神不宁。所以要么不要有,要么不要等。